

命——知饶州府。他打点行装,来到饶州。料理公务之暇,翻开饶州府志,烛光下,视线滞停在记述泪滩双月的章节上,对一介草民的饶娥,竟惊动柳宗元这样的大人物很感兴趣。于是,他要亲自去泪滩祭拜一下孝女饶娥,更重要的是,他要与几百年前的柳宗元作一次跨越时空的感悟和对话。

一叶扁舟,载着一座文化高峰,载着一代文明,去对应另一座文化高峰,去对应乡间的文明。不知何故,也许是这位后贤对饶娥行为的价值产生了疑惑吧,范仲淹对柳宗元颂扬饶娥的碑文竟未置可否,不发一辞,仅对饶娥的遭遇表示了一点同情,淡淡地丢下了一首《题饶娥庙》的小诗:

有唐孝女号饶娥,哭得亡亲上碧波。

古渡清风明月夜,令人不忍听渔歌。

恐怕范公不忍听的不只是江上的渔歌,而是饶娥们的悲歌,更不忍听的是对此悲歌无端地唱起的赞歌。范公在乐平待了几天,筹划了一些办教育、兴水利的事,据说后来都办得不坏,他是否感悟到了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却不得而知。

在这个倒映双月的潭边,造物主又安排了一个悲悲切切的故事。古邑一景的名称,文人一绞脑汁,勿须绞尽,便顺当地流溢出来了。好一个“泪滩双月”,既情景交融,韵味浓悠,又古风蕴藉,文气沛然。鲁迅说过,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,总能找到该县的十景八景,实在没有景致了,也可以想出“远村明月”、“萧寺清钟”、“古池好水”之类的名目。于是,一座荒村、一个破庙、一口老井,也都成了名胜。他认为这是一种病菌,似乎已经侵入血管、流布全身,其势力不在亡国病菌之下。

不出鲁迅先生所说,乐平县志也记载着当地的十景。以我看来,除了“洪源仙境”、“泪滩双月”而外,其他什么“梵寺钟声”、“梅崖雪霁”、“禅台塔影”等,也是实在没有景致了,只好取个好听的名字凑凑数。鲁迅先生从反对千篇一律的形式主义出发,把事情说得激烈一点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倒愿意从积极的方面去多想想,凑数归凑数,先民们,而且是有文化的先民们毕竟也凑成了一笔可观的文化遗产。有遗产总是要接收的。继承是人类社会继续前进的新起航线,有了继承,总可免除白手起家的艰辛。我们血管里流动的血都是继承来的,何况其他。现代做十景八景文章的人们,将部分“遗产”用文化包装起来,推销出去,竟成为现代旅游的热点,这恐怕是先民们始料不及的。有的旅游业竟成为本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,这杠杆的一头系着重重的历史,另一头则托起一个崭新的明天。

倘若饶娥能擦干泪迹,舒展愁眉,换上时装,绽开笑脸,向款款而来的游人说说双月的成因,侃侃柳宗元、范仲淹们的情感,或许那只老早就盯着泪滩双月的老虎,也不会感到太寂寞的。

探洪源洞

周盛书

景德镇市的乐平县,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溶洞,县里的朋友邀请我们去观赏。近年来,各处都有新溶洞的报导,看多了,不容易引起激情。

盛意难却。在阳春三月的一天,我们一行从县城出发,汽车沿乐平往德兴的公路行驶。这里是乐安江的冲积盆地,田野开阔,土地肥腴。时值油菜花、紫云英盛开的季节,红黄色的花朵,如锦绣般铺到天际,一阵阵芳香随着和风扑来,我们全都陶醉在迷人的春光里。不知不觉